露營勝地塔斯曼尼亞

如果把澳洲稱為整個世界的後花園，那麼我要說塔斯曼尼亞就是這座後花園裏的「桃花源」。

乘輪渡十個小時或搭飛機一小時就能從墨爾本來到與其隔海相望的在澳式英語中被親切叫做Tassie的塔斯曼尼亞。這個陸地面積約為六萬八千平方公里、大概有六十一個香港那麼大的小島，將近半個島都是生態「處女地」。根據維基百科二〇一八年的統計數據，當地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不到八個人，而香港的人口密度於塔州就像億萬富翁的存款於工薪族來說是天文數字一般的每平方公里六千八百人。也正是這樣得天獨厚的地廣人稀，讓塔州成為了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桃花源」。

Wildness，這是此行從到達直至離開塔州貫穿我腦海始終的一個詞，你不能單純地把它翻譯成某個單一的詞條釋義。因為當用到這個詞，會想到西海岸的沙灘與浪花，會想到Tasman國家公園的Cape Hauy（霍角），會想到布魯尼島（Bruny Island）上的工匠芝士，會想到Strahan近郊沙丘上的落日，會想到塔斯曼海上嬉戲的海豹群，會想到Sullivan酒廠的橡木桶單一麥芽威士忌，會想到霍巴特（Hobart）碼頭餐廳裏的現開生蠔，會想到Cradle Mountain（搖籃山）國家公園的塔斯曼尼亞惡魔（Tasmania Devil），會想到伊麗莎白鎮Christmas Hill（聖誕山）農場的覆盆子，會想到戈登河（Gordon River）兩旁的熱帶雨林，還會想到當太陽升起，被撥弄帳篷門簾的動靜吵醒時睜眼看到的袋鼠一家人。

而打開這樣一座到處都是國家自然公園和世界自然遺產的「寶島」的最好方式就是走進自然，與其同醒共眠，拋開沒有手機網絡信號的焦慮，放下慣性查閱每一封郵件的執念，敞開擁抱與用心享受這份遺世珍貴的Wildness。 （一）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我的革命

我們的父母那一輩人，一般都比較強勢。他們多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成長於憂患和戰火之中，人生歷練比較豐富，也比較現實。我的父母便是如此。

父母親因為自身的人生際遇，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從內地移居港澳後，可說是吃盡了苦頭，他們歸咎為自己的用非所學。於是對我從小到大都灌輸重理輕文的思想，老說什麼學文的會「餓死」等等，要求我一定要讀理科，追求將來能賺錢「養家餬口」。他們的理想是我成為「發三師」之一，意即醫生、工程師或建築師，因為這三師收入穩定和生活無憂。因此，我自初中升高中時，選的便是理科。那年代讀理科總成績可是要排前列才行的；而我，一向數理化生成績都挺好，高中起還增修了附加數學（即難度更大的高等數學，與數學分別為兩門獨立的科目）。我附數的成績大概在九十二分左右，其他理科也很好，尤其是數學和生物。這情況一直到中學會考前都很穩定。

但是，我很早已知道自己真正喜歡學什麼。理工科雖能應付，但一點都沒有學習的滿足感。我只有在圖書館看文史哲藝類書籍的時候，或是在打球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自己。我知道不容易跨過父母親這一道坎，不可能說服他們。因此，我決定利用會考這個公開試一次過定生死的特點，來一次革命。除了理科班常規的數理化生中英文，加上附數外，我還報考了自修的中史和宗教這兩門，壓力不可謂不大。這還不夠，必須破釜沉舟以彰顯決心：於是我在理化生附數這四門幾乎是交白卷的，只認真考了升讀大學預科必須合格的中英數，加上中史和宗教共五科。最後就憑着僅這五門較優良的成績，得以順利升讀預科的文科班。父母親和老師們都很意外和無奈。母親說：「你這招很絕，以後好自為之吧。」

此後數十年，母親久不久還要問我一下缺不缺錢。她其實是個慈母。

微言錄 葦鳴

逢周一見報

遊戲漢化

每年春節，內地都會迎來一場人口大遷徙，數以億計的人們從大城市奔回小城與村落。馬路車少人稀，商店門可羅雀，地鐵空空如也……部分新一線城市甚至變成「空城」。在內地，部分城市的商場與食肆也趨於冷清。但每逢過年過節之時，卻有一個群體，並不熱衷於走親訪友，而選擇宅在家中，打開遊戲，沉浸在遊戲世界中，筆者就是其中之一。現在隨着經濟的發展，這個群體的人數也逐漸增加。

根據調查機構的統計，近來「簡體中文」已經成為了電腦正版遊戲平台Steam上使用者最多的語言。由於香港、台灣等地的玩家一般會選擇繁體中文作為遊戲語言，這個統計結果意味着，大中華區的遊戲玩家，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玩家群體。

其實在內地，遊戲玩家群體一直不少，但過去囿於經濟條件與遊戲廠商對中文優化的輕視，內地的盜版一直猖獗。許多遊戲慘遭「盜版」侵害，更有遊戲廠商因為盜版侵襲，不得不轉向開發手機遊戲。而現在，隨着玩家素質的不斷提升，正版逐漸成為了遊戲的首選，遊戲廠商也逐漸開始重視中國市場，中國文化逐漸成為遊戲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二〇一九年，有許多遊戲致力於將內容本土化，其中就包括《全面戰爭：三國》（港譯《全軍破敵：三國》）。根據筆者的體驗，這款遊戲除了將遊戲背景放在了中國的三國時期外，還對中國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包括還原了三國時期士兵的盔甲、武器，並與資深的遊戲配音員合作，將所有的旁白、配音以中文普通話呈現，甚至為部分特殊武將設計了特殊的對白。這款遊戲，真正給玩家沉浸於三國戰場的體驗，也獲得了玩家的好評。根據遊戲公司公布的數據，發售之初，在Steam的好評逾九成，而來自於中國的玩家佔了玩家總數的八成以上。同時《全面戰爭：三國》也成為全面戰爭遊戲系列銷量最好的作品。

但頗為可惜的是，內地遊戲廠商由於技術等諸多原因限制，還未能推出質量媲美《全面戰爭：三國》類似的扎根於中國文化的大型遊戲作品。相信乘着中國遊戲市場蓬勃發展的東風，假以時日，中國本土的遊戲廠商，也一定能夠推出享譽世界的優秀遊戲作品。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他爲城門寫春聯

回南京，巨幅春聯映入眼簾：「春暖太平門，懷舊燕兒飛故宅；心追中國夢，翻新日子到康莊。」這幅春聯書寫者是江蘇省文聯主席章劍華先生，他已是第二次為太平門留春意，為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播再盡力。

章先生書法，臨于右任標準草書之餘，將草書和章草融合，又加入米芾的特色在裏面，使書寫更為厚重立體，有「新章草」之美譽。他認為古人經典之作即為我們書法的「標準」，個體的創作面貌又是自己的個性，即個人「標識」；同時書法創作必須要不斷創新和探索，此為「變化」，但變化是有固定過程的，應是「變化中有固化，固化中有轉化」，書法需有「標」與「化」規範。去年他寫的春聯一掛上太平門，引起震撼。因為書法作品平時鮮有機會掛在如此宏闊的公共空間。通過去年觀察，他認為古城牆前的巨幅春聯內容要有時代感，書法風格要照顧到大眾對書法的認知水平，書體首先要讓大家都認識。今年他所題春聯，就契合了中國主旋律，這正是章先生今年創作的文學作品主題。章先生早年從事新聞工作，從紙媒到電視媒體，出任江蘇省文聯主席後，更筆耕不斷，在《故宮三部曲》獲徐遲報告文學獎後，去年他寫出了《大江之上：長江大橋建設三部曲》，小康三部曲是其今年創作計劃。他都是利用工作閒暇之餘寫作，至今保留着手寫習慣，每天清晨五點就開始奮筆疾書，這種勤奮是一種文化自覺。

書法是章先生愛好，他將愛好歷練成專業。城門掛春聯、南京開門紅，古城牆、新春聯、美書法，在三九嚴寒中澎湃暖流，奔湧歸鄉游子心田。「讓市民與游子都能切實感受到優秀傳統文化就在身邊！」章先生道出了一種文化自信。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1917：逆戰救兵》

電影是大眾娛樂，最重要是在市場上獲得大量觀眾付款購票進場。觀眾看畢電影，當然希望得到預期效果：看喜劇能夠捧腹大笑；看劇情電影能夠追看故事。在滿足結果之餘，觀眾若能細心觀察導演的拍攝手法，便可得到更多額外趣味。最近的荷里活戰爭電影《1917：逆戰救兵》，可讓觀眾體會故事編排與導演的場面設計之間如何有效配合。

《逆》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英軍在戰場上進退失據，其中英軍小隊正在追擊德軍，但老遠的總部發現這是德軍設下的陷阱，於是總部派遣兩名士兵穿越重重障礙，向英軍小隊傳令煞停進攻。兩名士兵一同出發，最終只有一人能夠完成任務。歷史未有明確記載該士兵的功績，但他卻成功挽回一千六百位同袍的性命。

電影描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場景，武器和士兵裝備都並不先進，故此槍林彈雨的場面尚可，但飛機大炮的大型場面不多。我不知道導演是否要想辦法吸引觀眾，於是為該電影設計了一個獨特的手法：一鏡直落。電影本來是以攝影機為主導，再加上剪接效果，形成獨特的敘事或表述手法。《逆》從故事開初，畫面上便是一個鏡頭跟着主要角色而行。從兩位士兵接受上級命令，再至穿越不同戰壕，鏡頭都沒有停止。這種手法的好處，就是觀眾跟隨着主角的視點，一同體驗戰場上的整體環境。屍橫遍野，戰火連天。觀眾就像設身處地活在戰爭當中。

在拍攝過程而言，導演和攝製隊當然不可能真的營造兩個多小時，並且包含不同場區的戰爭環境來讓眾多角色持續表演。後期製作運用了電腦特技，將不同場景巧妙連接一起，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產生了一鏡直落的效果。觀眾可留意導演的畫面構圖和場景設計，便會發現電影更多奧妙。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鼓勵學生

社會學系有同事期末總要安排學生面向全校做匯報發言。她還邀請各系同事去捧場。報告的學生水平各有高低，卻個個幹勁十足。

後來學習了有關教育理念，才意識到同事此舉大有深意。美國文理大學注重師生互動，傾力調動學生積極性，一大舉措是設計功課、考核力求多樣。與國內大學一次大考或期末一篇大論文定分數不同，各科教授都秉承多考小考，及時反饋、形式多樣的原則。

這樣一來，不同專長、個性的學生都能找到一席之地，在不同的考核、作業中閃光，同時也降低了考試或作業的風險，幫助學生以正確的心態參與學習，勇於嘗試，而不是為了考個好分數擔驚受怕甚至動用違規手段。

老師也能通過各種功課了解學生現下對知識、技能的掌握程度，督促他們合理安排時間，並對自己的教學計劃作出相應調整。

同事們一般都會在書面功課之外布置口頭功課。不過，這個設計也未見得十全十美，因為那些家庭背景好，學習基礎好，之前有過與成年知識分子打交道的「優秀生」容易脫穎而出，而「先天不足」的學生居於劣勢地位。

這種情況下，像同事這樣給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給沒學過這門課的聽眾做報告，既能鍛煉團隊合作精神，又能讓學生在實踐中運用、鞏固課程內容。而且，「素人」聽眾的反應不但能驗證他們對知識的掌握，也讓他們真切體會到學有所成的快樂，因為畢竟還有外人在乎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

同理，如學生能親眼目睹自己的作業在實際生活中發揮效用，那功課的鼓勵作用就更強大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重讀之必要

十二歲之前，我因寂寞而又家有藏書，看遍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甚至文言體的《聊齋》。讀一些作家的自傳或訪問，都有類似的經歷。不能說這些囫圇吞棗式的閱讀對語文程度和寫作沒有幫助，但那時的閱讀以追看情節為主，如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真味。

人生許多事都要經歷過才知個中奧妙、艱辛和滋味。「養子方知父母恩」「學然後知不足」「登泰山而小天下」「事非經過不知難」「夏蟲不可以語冰」「坐井觀天」都是說要有了經歷才能有更多的認知。

而一個人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工作，欣賞能力也一直提升，因此他們此時重看以前看過的作品，必有更進一步的體會。事實上有些書看一次有一次新的得着。

不止我，許多人都以為曾經看過的書就不再看，其實他們初看的時候如在童年，所得甚少。如今重看，感覺跟沒有看過差不多。童年時看書不想看評註，總覺妨礙了情節的發展，重看時情節已知，正是細細咀嚼時，評註勿略過。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今日錦綉

錦綉花園多年前有個跳蚤市場，賣的東西頗具西洋風情，我們常去選購，留下美好印象。隨着西鐵通車，錦綉跳蚤市場的店主都遷到了錦上路站外的跳蚤市場和旁邊的「紅磚屋」，雖然跳蚤市場沒有了，但錦綉大門內外的餐廳、超市、花圃仍具有吸引力，所以偶爾還是會去那裏逛逛。

上周日，我們又駕車遊錦綉，在屋苑內的市集買些想要的物品後，便繞着偌大人工湖步行觀景，見到湖邊花叢中一位身穿花衣褲的女士正戴着耳機翩翩起舞，陶醉其中，湖面上一群黑、白天鵝蕩水嬉戲，一隻白天鵝卻遠離同伴，似憂鬱症病患般靠近岸邊發呆，牠的身下時有錦鯉出沒，而沿湖跑步者們不時從我們身邊越過……

錦綉是全港佔地面積最大的洋房屋苑，內有幾十個公園，我們經過的幾個公園皆是花木繁盛、鴿子眾多，女傭們在此休假群聚，孩童們快樂玩耍，環境極清幽。街道旁別墅兩座為一組，每座三面單邊屬私家空間。經四十多年的打造，錦綉已成熟美麗更為潔淨，她的存在，說明世外桃源般的家園並非遙不可及。

紅塵記事 慕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永遠的陪伴

趙忠祥老師走了。走得很突然，也走得很安詳。真心懷念這個似乎永遠不老的老人，往事依然歷歷在目：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在中央電視台做實習生。一次，節目組的女主持忽然生病告假，製片看看我，說「這小子來了半年了，讓他試試。」導演很嚴格，要我先接受專家指導，讓我第二天上午去一個演播廳的休息區等。我萬沒想到的是，我等來的是趙忠祥老師。

他那時已經退休，除了繼續錄製《人與自然》，還偶爾在一些科教類節目中擔任主持。那天，他錄完節目，到後台找我。他說，做主持，關鍵在於台風要正，說話要清，節奏把握準。他講了大概半個小時，為我做了不少示範。然後，他拉着我進了演播大廳，在舞台上讓我走一遍。他一一糾正了我初上「舞台」的各種毛病，即便是很小的問題，也不放過。那天一共佔用了他兩個多小時。導演對趙忠祥老師萬般感激。那時的我，卻沒有意識到這兩個小時是多麼的寶貴。

後來，我主持的那幾期節目播出了。趙忠祥老師還給我打過一次電話，說了許多鼓勵的話。那次之後，我和他又通過一次電話。二〇〇三年，社會輿論風雨交加，我撥過去，電話那端的他，聲音依然平和：「沒事的。謝謝你關心我。」那之後，他換了號碼，我就再也沒有和趙老師聯繫過。

如今，他離開了。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聲音，那個聲音，曾經那麼溫暖地陪伴我們。當時代過去，終究讓人銘記的：他是一個普通人，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

願趙忠祥老師一路走好！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